

诵读佛经与防虎豹鱼龙

——由岑参「夜泊防虎豹，朝行逼鱼龙」说起

任文京

唐代大历三年七月，岑参被罢去嘉州刺史之职，乘船顺岷江东下，途中写下《东归发犍为至泥溪舟中作》一诗，全诗如下：

前日解侯印，泛舟归山东。平旦发犍为，逍遥信回风。七月江水大，沧波涨秋空。复有峨眉僧，诵经在舟中。夜泊防虎豹，朝行逼鱼龙。一道鸣迅湍，两边走连峰。猿拂岸花落，鸟啼崖树重。烟霭吴楚连，溯沿湖海通。忆昨在西掖，复曾入南宫。日出朝圣人，端笏陪群公。不意今弃置，何由豁心胸？吾当海上去，且学乘桴翁。

“夜泊”二句，廖立《岑嘉州诗笺注》（中华书局，2004）未做注解，刘开扬《岑参诗集编年笺注》（巴蜀书社，1995）未释二句含义，陈铁民《岑参集校注》（中华书局，2004）释为：“旅途艰险，夜宿须防虎豹侵扰，朝行又有鱼龙相逼。”笔者认为，如此解释未得岑参原意。探究二句深意，须与“复有峨眉僧，诵经在舟中”连起来理解，还要考虑到唐代佛教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以及岑参当时的心态。“复有”二句与“夜泊”二句并非互不相涉，而是有内在联系，后二句是峨眉僧诵经之目的。僧人在舟中诵经不似在寺院做功课，而是为了防虎豹鱼龙，消灾祛祸，祈求旅途平安。按诗中所言，七月正值丰水季节，江水浩大，激流飞湍，舟行江上，行客自然有危难临头之感，况古人认为水中有鱼龙作怪，兴风作浪，害人性命，夜泊江边，又担心

虎豹侵扰。因此，峨眉僧诵读佛经，祈祷佛陀保佑自身和舟中行客。

佛家经典认为，经常念诵佛经，便会远灾避祸，如《法华经》云：“或漂流巨海，龙鱼诸鬼难，念彼观音力，波浪不能没。……或遇恶罗刹，毒龙诸鬼等，念彼观音力，时悉不敢害。若恶兽围绕，利牙爪可怖，念彼观音力，疾走



无边方。”一般行客虽无降伏猛兽之武功,但只要平时经常念诵佛经,就能在旅途中防虎豹鱼龙侵害,甚至化险为夷。这在古籍中多有记载。试举几例如下。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卷9“韦宰相功德”条记载:

蜀路白卫岭,多虎豹噬人。有选人京兆韦,唐光化中,调授巴南宰,常念《金刚经》,赴任至泥溪,遇一女人著绯衣,挈二子偕行,同登此山。前路岭头行人,相驻叫噪,见此女人,乃赤狸大虫也。逡巡与韦分路而去,韦终不觉,盖持经之力也。

韦氏遇虎而不见虎形,行人视之为虎,他却视为女人。同行山路,终不为虎所伤,全赖平日念诵《金刚经》。《太平广记》卷130“王令望”条记载:

唐王令望少持《金刚经》,还邛州临溪。路极险阻,忽遇猛兽,振怖非常,急念真经,猛兽熟视,曳尾而去,流涎满地。曾任安州判司,过扬子江,夜风暴起,租船数百艘,相接尽没,唯令望船独全。

王令望因念诵《金刚经》,不仅能防猛兽侵袭,还能于江上化险为夷。《太平广记》卷103“白仁哲”条记载白仁哲念诵佛经救众人于海难:

唐白仁哲,龙朔中为虢州朱阳尉。差运米辽东,过海遇风,四望皆黑。仁哲忧惧,急念《金刚经》,得三百遍。忽如梦寐,见一梵僧,谓曰:“汝念真经,故来救汝。”须臾风定,八十余人俱济。

茫茫大海,灾难突至,八十余人生命危在旦夕,千钧一发之际,仁哲急念《金刚经》,冥冥之中有神祇前来救助,使众人转危为安。这经历真是让人惊心动魄,其诵经的灵验和佛经的法力亦令人不容置疑。

大德高僧诵经作法,不仅可以免灾祛难,还能驯服虎豹豺狼巨蛇毒龙。如赞宁《宋高僧传》卷21“唐衢州灵石寺慧闻传”记慧闻曰:

山路虎豹,(慧)闻或逢之,将杖叩其脑曰:“汝勿害人,吾造功德,何不入缘?”明日,虎衔野猪投(慧)闻前,弥尾而去。

又卷21“唐福州保福寺本净传”记本净曰:

(本)净入山结茅为室,有石穴谓之毒窟,(本)净居于穴侧,其龙夭矫而出,变现无恒,遂呼召之而驯扰焉。又诸猛虎横路为害,采樵者

不敢深入，(本)净抚其头，诚约丁宁，弥耳而去。

此二例旨在说明，高僧诵经，不仅能防身护体，还能通过高深的法力感化虎豹，消减其兽性，令其驯服。《宋高僧传》卷25“大宋东京开宝寺守真传”附“沙弥道荫”条记载：

沙弥道荫常念《金刚经》。宝历初，因他出夜归，虎暴中路，忽遇哮吼跳踯于前。(道)荫知不免，乃闭目而坐，唯默念是经，心期救护，虎遂伏草守之。达曙，林人来往，乃视虎，其蹲处涎流于地焉。(道)荫后持诵益加，高行矣。

沙弥乃初入佛门之徒，法力非比高僧，但路遇猛虎，危难之时念《金刚经》，仍能祛灾保身。《宋高僧传》卷1“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”记不空曰：

(开元)二十九年十二月，附昆仑舶，离南海至诃陵国界，遇大黑风。众商惶怖，各作本国法禳之，无验，皆膜拜求哀，乞加救护，慧功等亦恸哭。(不)空曰：“吾今有法，汝等勿忧。”遂右手执五股菩提心杵，左手持《般若佛母经》夹，作法诵《大随求》一遍，即时风偃海澄。又遇大鲸出水，喷浪若山，甚于前患。众商甘心委命，(不)空同作前法，令慧功诵《娑竭龙王经》，逡巡，众难俱息。

海中行船，诵念经文不但能使黑风停歇，而且在遇到大鲸时化险为夷。《大随求》即《大随求陀罗尼》，经书中说：“若才闻此陀罗尼者，所有一切罪障悉皆消灭，若能读诵受持在心，当知是人即是金刚坚固之身，火不能烧，刀不能害，毒不能中。”不空传中还有一点需注意，遇到大黑风，众商先念本国之法禳解，在不灵验的情况下，不空才胸有成竹地诵经禳灾。佛家经法不仅高于他国禳灾之法，而且屡生成效，成为众生救命的法宝。

在唐代诗人笔下，高僧念诵佛经，皆能远鱼龙虎豹而保身无虞。如李白《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》：“道人制猛虎，振锡还孤峰。”崔颢《赠怀一上人》：“入讲鸟常狎，坐禅兽不侵。”李端《题觉公新兰若》：“猛虎听经金磬动，猕猴献蜜雪窗闲。”许浑《乘舟棹月送大历寺灵联上人不及》：“杯浮野渡鱼龙远，锡响空山虎豹惊。”均是在颂扬高僧法力无边，亦可见唐代诗人对高僧的崇拜和对佛经伟力的深信不疑。

与唐代大多数诗人一样，岑参也有很深的佛教情结，这有其家族的影



响,也有其仕途坎坷之缘由。岑参的曾祖父岑文本曾笃信佛教,据《法苑珠林》记载:

唐中书令岑文本,江陵人。少信佛,常念诵《法华经·普门品》。曾乘船于吴江中,船坏人尽死。文本没在水中,闻有人言:“但念佛,必不死也。”如是三言之。既而随波涌出,已着北岸,遂免死。

《法华经》又称《妙法莲花经》,为天台宗奉持的经典,念诵《法华经》消灾祛难的故事,在《法华经传记》(台湾和裕出版社,1996)中多有记载。岑参的堂伯父岑羲也曾翻译佛经。受祖上影响,岑参早在隐居嵩阳时期就读经参禅,频繁出入佛寺。这一时期他游居的有景云寺、游仙寺、崇济寺、云济寺、千福寺、磐石寺等,与晖上人、净道人、法澄上人、眼上人、郑和尚等多有往来,以至于后来岑参出塞到西域,见到优钵罗花,仍能勾起他对早年读佛经的记忆(见岑参《〈优钵罗花〉并序》)。岑参隐居终南时,曾作《太白胡僧歌》诗,记述有“降龙伏虎”之高僧,其中有“一持《楞伽》入中峰,世人难见但闻钟。窗边锡杖解两虎,床下钵盂藏一龙”诗句。诗前有小序,描述胡僧降龙伏虎较为详细:

太白中峰绝顶有胡僧,不知几百岁,眉长数寸,身不制缁帛,衣以草叶,恒持《楞伽经》,云壁迥绝,人迹罕到。尝东峰有斗虎,弱者将死,僧杖而解之;西湫有毒龙,久而为患,僧器而贮之。商山赵叟前年采茯苓,深入太白,偶值此僧,访我而说,予恒有独往之意,闻而悦之。

胡僧身处险境却能安然无恙,因持《楞伽经》而法力高深,故能以锡杖和解恶斗之猛虎,降伏久为祸患的恶龙。采药老人于山中见过胡僧,这更让岑参深信不疑而心向往之,同时对降龙伏虎的大德高僧更为景仰和崇拜。

岑参第二次从西域归来,正值安史之乱,他借右补阙之位“频上封章,指述权佞”(杜确《岑嘉州诗集》序),却遭排挤打击,乾元二年外放虢州长史,心情的郁闷痛苦使其佛教情结愈加强烈。在嘉州时期,他频访报恩寺、凌云寺,与龙溪奂道人、惠净上人等交往甚密。岑参此时虽仍奔波仕途,精神却已彻悟,如果说早年读佛经仅仅是为寻找心灵的栖息地,那么,晚年的岑参诵经参禅,除了排遣心中苦闷,还有祛祸防灾、保身平安之祈求。

唐时各地均有虎豹出没的现象,李肇《唐国史补》记载裴旻于北平射

虎,北平即今紧靠太行山的河北省顺平县。江南山深林密之地,人烟稀少,猛虎出没更是频繁,《唐国史补》中便有白岑“至九江,为虎所食”的记载。张籍《樵客吟》曰:“共知路旁多虎窟,未出深林不敢歇。”樵夫进山打柴,知道深山多虎,故不敢停歇而急于出山。韦庄《虎迹》亦云:“白额频频夜到门,水边踪迹渐成群。”都说明当时虎患程度之严重。杜甫在夔州的诗作中多次提到猛虎出没。如《复愁》说:“人烟生僻处,虎迹多新蹄。”其《课伐木》则记叙了课隶伐木、结篱防虎的事情:“空荒抱熊罴,乳兽待人肉。虎穴连里间,堤防旧风俗。泊舟沧江岸,久客慎所触。”以致杜甫在《秋峡》中说“不寝防巴虎”,为了防备猛虎侵袭,晚上都不敢睡觉。唐时,嘉州、戎州均属下州,岑参诗题中的“犍为”属嘉州,“泥溪”指“泥溪镇”,属戎州,这段水路是嘉、戎二州的交界地带,辽远荒僻,猛兽出没更是司空见惯。稍后,岑参因兵乱不得前行而淹泊戎州,作《阻戎泸间群盗》诗,其中亦云:“南州林莽深,亡命聚其间。杀人无昏晓,尸积填江湾。饿虎衔髑髅,饥乌啄心肝。”尸骨遍野,饿虎衔死人头骨横行山林,可知岑参在诗中所说“夜泊防虎豹”绝非夸张虚构之言。岷江犍为段山势峻峭,江水汹涌,暗礁险滩密布,舟覆人亡时有发生。据清陈登龙《蜀水考》(巴蜀书社,1985)卷2载:“(岷江)又东经道士观山(朱锡谷补注:在乐山县东,犍为县北八十里……),山突临大江,风水盘礴,作金石声。其顶孤圆葱茜,清观异常,下即道士滩,水涨时,洪涛汹涌,舟不能行。”又同卷载:“石羊津在玉津县东十里,惩非津在犍为南二十里,皆度导江水。大江又三十里过岩门滩(朱锡谷补注:在犍为县东南三十里,亦湍险)。”可见犍为段水路极为险恶难行,尤其是在“七月江水大,沧波涨秋空”的江中行船,更让行客惴惴不安,心生惧怖之情。因此,峨眉僧虔诵经之用意,就是保佑同船行客远灾祛难,这恐怕只有心向佛禅的岑参才是最清楚的。

(作者单位:河北大学文学院)

